

圖象台灣

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台灣

邱琳婷 著



藝術家

LANTCHI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圖象台灣：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台灣

／邱琳婷著．--初版--

臺北市：藝術家，2011.03

160面；17×24公分.--

ISBN 978-986-282-006-3（平裝）

1.台灣史 2.台灣文化

733.21

99024677

圖象台灣——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台灣

邱琳婷／著

發行人 何政廣

主編 王庭玫

編輯 謝汝萱

美編 郭秀佩

出版者 藝術家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

TEL：(02) 2371-9692～3

FAX：(02) 2331-7096

郵政劃撥 01044798 藝術家雜誌社帳戶

總經銷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6號

TEL：(02) 2306-6842

南區代理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223巷10弄26號

TEL：(06) 261-7268

FAX：(06) 263-7698

製版印刷 欣佑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1年3月

定價 新臺幣280元

I S B N 978-986-282-006-3

法律顧問 蕭雄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749號

¥86

港台書



圖象台灣

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台灣

邱琳婷 | 著



藝術家

目錄

自序	4
----------	---

第 1 部 圖象台灣	5
------------------	---

• 史前的出土文物：耳飾	6
• 17世紀的東亞轉運站：台灣的地圖與貿易	11
• 清季台灣住民的形象	17
• 台灣八景的觀看方式	25
• 博覽會中的台灣意象	34
• 台府展中的畫室	42
• 台展作品中的人文景觀	50
• 官展之外：《現代台灣書畫大觀》	57
• 書畫的匯流：從《東寧墨蹟》看日治時期 台日視野下的東西古今名作	63
• 日治時期官展體系中的台灣女畫家	68
• 文人與傳統：中國繪畫傳統的復興	76
• 媒介與思潮：西潮衝擊下的中國繪畫	83
• 土地的召喚：台灣在時間與空間中的省思	89

第2部 多元文化視野的融合 99

從中國到日本

- 從中國到日本：18世紀至20世紀文人畫在
台灣的发展 100
- 文人畫、南畫、東洋畫 110

從日本到中國

- 水墨與傳統：1960年代台灣的文化中國語境
——從西方到東方 119

從西方到東方

- 力與美：從「西方」到「東方」
——以二十世紀台灣地區雕塑發展為例 146

參考書目 154



自序

這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圖象台灣」，這些文章分別於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連載於《藝術家》雜誌。第二部份為「多元文化視野的融合」，這些文章，則為我近年來陸續參與北京雙年展、日本長崎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地研討會時，所關注及思索的課題。在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氛圍裡，我不禁好奇，主體性的建構與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我們看待及解釋過往的歷史？因為，歷史的時空背景雖然已經成為過去式，但是，人們的歷史記憶卻能以現在進行式，甚至是未來式，繼續延伸過往歷史的作用力。

選擇相關的圖像，探討台灣歷史的發展，即是希望正視不同文化與台灣之間的互動，如何在不同的時期與層面，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建構產生影響。例如，從出土的耳飾等器物，可以推測史前時期台灣的工藝樣貌，甚至藉由其他佐證探尋台灣與南島語系的關係。十七、八世紀的「地圖」，則直接提供我們觀察台灣在不同統治者眼中的地位與價值。此外，對於台灣住民、風景的描繪，也令我們從不同的觀看角度，思考台灣「人」與「物」的歷史內涵。再者，若從「空間」言之，如公共空間的博覽會、美術展覽會，或者是私領域的創作空間畫室等，亦是觀察塑造台灣與畫家理想形象的最佳切入點。另外，對於二十世紀如「傳統」、「現代」及「本土」等重要課題，本文也嘗試從社會背景與畫家身份兩者之間的關連討論之。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多元文化視野的交融，應可視為是台灣文化的重要特徵。

於是，本文的第二部份即以此為題，進一步將文化交融的過程與方向，分為「從中國到日本」、「從日本到中國」及「從西方到東方」等三個面向論述之。其中，「從中國到日本」一文，主要以清代至日治時期台灣水墨畫的發展為例，探討水墨畫風在不同時期的發展面貌，及「文人畫」在向外擴散的過程之中，意義與形式的轉換。「從日本到中國」一文，則是著眼於二十世紀中葉的冷戰時期，台灣畫壇「文化中國」語境的探析，藉此觀察繪畫與政治之間的互惠關係。最後，「從西方到東方」一文，則試圖從二十世紀中葉台灣的雕塑作品中，觀察西方媒材與東方哲思之間的碰撞與交集。透過以上的討論，筆者以為，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也就在此種與不同文化的互動與交融之中，逐漸清晰地建立起自我的面貌。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藝術家》雜誌的何政廣先生，由於他的慷慨支持，此書才得以面世。另外，我也要感謝外子啟屏與小兒泓均，陪伴我走過這一段探索自我認同與文化交融的過程。

邱琳婷

2010年7月於台北

1

圖象台灣





史前的出土文物：耳飾

一、台灣耳飾的出土

史前居住在台灣島上的人，究竟是如何生活？他們是否也留下些創作痕跡，讓我們得以了解其生活的面貌？再者，他們與其他地區史前人類之間是否有互動呢？要找出上述問題的解答，由於所探觸的時代，是沒有文字記錄的史前時期，因此，我們無法冀望透過我們所熟悉的文字，勾勒出一幅面目清晰的史前生活情景。儘管如此，我們仍有機會嘗試著模擬出其可能的生活景象。當然，其中的關鍵在於適當地掌握考古出土的文物；因為，這些出土的文物，即是提供我們還原歷史現場的重要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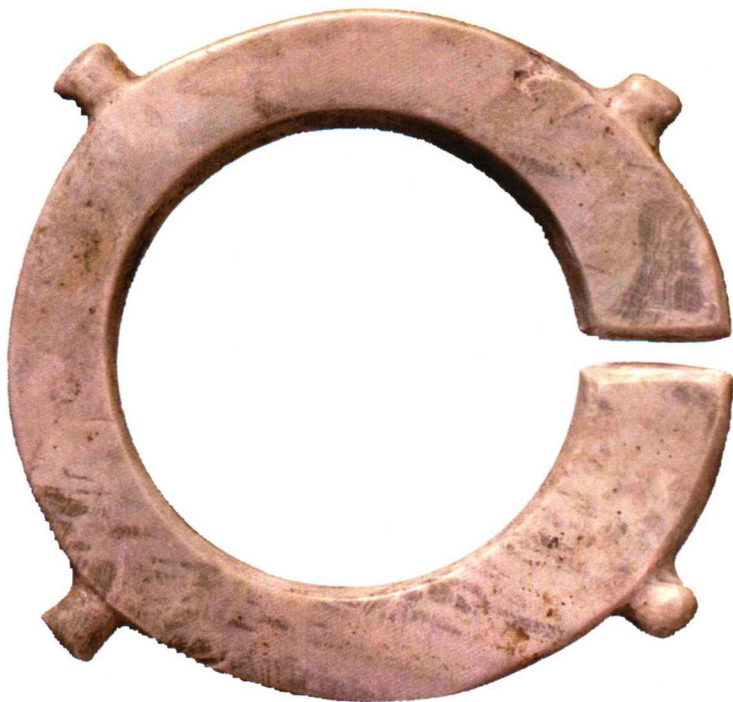
台灣史前時代出土或採集的文物有各類的石器，與作為容器的陶器。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幾個史前遺址，如北部芝山巖、圓山，中部曲冰及台東的卑南、紅頭嶼（蘭嶼）等地，皆發現一類製作精巧且造形獨特的玉飾，由於這類玉飾出土的位置，有些靠近人體頭部的附近；再者，這類玉飾的形制多有一處缺口，故被推測為耳飾。

二、出土耳飾的類型

相較於台灣其他地區出土的耳飾，卑南耳飾不僅數量可觀，而且此地出土耳飾的類型也最為豐富。其形制有長方形、環形、四突角形、人獸形等。在諸多類型的耳飾之中，人獸形耳飾，是提及台灣史



卑南出土特殊人獸形耳飾



左圖

卑南出土四突起形耳飾

右頁圖

台北芝山巖出土似船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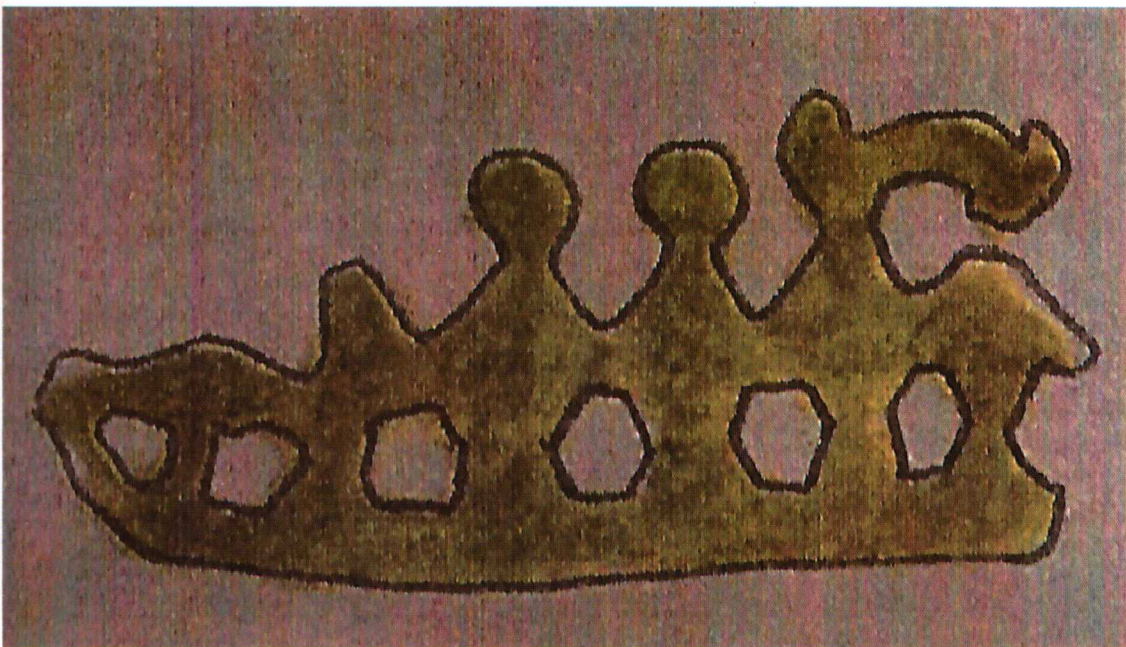
人的玉器殘件

（重繪：吳有慧）

前文化時，大家皆耳熟能詳的代表物。此類型耳飾發現的地方，有北部的芝山巖及東半部的卑南遺址等處。至於其中位於人首頂端的獸類為何？有一說是極為珍貴的雲豹，且認為只有當時的貴族，才有資格擁有此種類型的耳飾。

再者，另有一種形制特殊的耳飾，也值得我們注意，即是帶有四個或多個突起的耳飾。此種類型的耳飾，除了在北部的圓山及芝山巖遺址有零星的發現之外，中部的曲冰、東半部的卑南、都巒，以及離島的蘭嶼、油子湖等地，皆可見到其蹤跡。日本考古學者鹿野忠雄在半世紀前，整理台灣各地出土的耳飾時，便已注意到此類耳飾；且也提及了此類「有角块狀石輪」在東南亞的流散現象。

從上述幾種耳飾類型的分析中，我們不禁好奇想知道，它們的分布，是否提供了我們一些掌握史前人類行蹤的線索？這些製作精美的耳飾，是透過何種方式分布在台灣島嶼的各處？再者，若結合台灣鄰近地區的史前遺址之發掘，是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台灣與南島民族的關係究竟為何？



三、台灣與南島民族的關係

有關南島民族的探討，已引起學術單位的重視。如國科會即在2005年成立了「南島民族的分類與擴散：人類學、考古學、遺傳學、語言學的整合研究」之跨領域研究計畫。不論是藉由粒腺體DNA及Y染色體的血液分析，透過台灣原住民的族群往前追溯的遺傳學研究；或者是參考語言學的證據，如採集留存的語音現象等，皆是研究此課題的重要線索。

在不同學科的整合研究之中，台灣做為南島民族原鄉的面貌，也逐漸清晰起來。而航海技術及相關的知識，也使得南島民族的人類，得以在東至復活島，西至馬達加斯加，南至紐西蘭，北至台灣的區域之中遷徙。因此，有些學者認為船隻的航行，也可能成為居住在不同地區的台灣史前人類交流的重要途徑。而一件芝山巖出土似船載人的玉器殘件，或可為此說提出佐證。



新石器時期台灣出土之人獸形耳飾分佈（重繪製圖：邱琳婷）



新石器時期台灣出土之四突起形耳飾分佈（重繪製圖：邱琳婷）

除了這些間接的證據及相關的推論之外，我們更希望能從直接的考古出土證物中得到解答。而上述所討論的耳飾，不僅有較為確切的出土位置，其形制及風格，也成為我們聯繫不同地區文化現象的參考依據。因此，考古學者嘗試，從南島民族分布區域的出土文物，掌握各區域之間的擴散關係。在此情形之下，耳飾即成為一個直接且重要的證據，幫助我們了解史前文化交流的面貌。因此，透過不同區域、各個時期耳飾及其相關物件的排比分析，或許可以讓我們直接從出土遺物的類型及其設計概念中，較有把握地從文化層面，了解史前人類足跡的擴散與交流及台灣與南島民族的關係。

17世紀的東亞轉運站： 台灣的地圖與貿易

一、17世紀地圖中的台灣

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一次航行的途中，驚見林木蔥鬱的海中小島，即以「福爾摩沙」（意即「美麗之島」）呼之，自此後，台灣即以「福爾摩沙」（I.Fermosa）之名，進入歐洲人所繪製的地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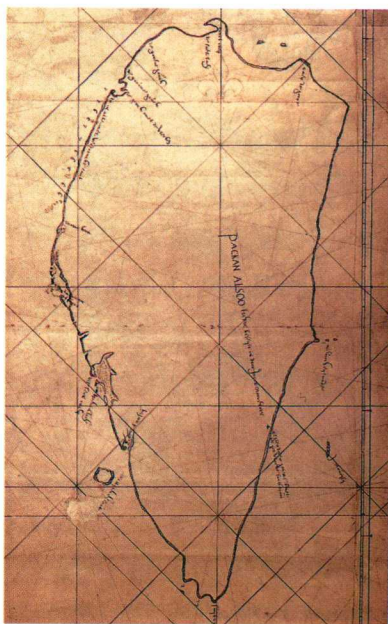


1570年Abraham Ortelius所繪東印度圖，《南方渡海古文獻圖錄》（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早期地圖中的台灣，其位置在日本南端，與一系列自北而南的小島並排著。地圖中的台灣，尚未具有正確且清晰的島嶼輪廓，此種描繪的方式所呈現出的台灣，主要的用意乃在說明台灣與臨近島嶼的相對位置，故還未突顯出台灣特殊且關鍵的地理位置，而僅是說明了葡萄牙商船航經此處的路線。

直到17世紀上半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澎湖遷至台灣，即於1625年以船行的方式環繞台灣，實際地測繪海岸，遂完成了由雅各·諾得



上圖
約1667年Cornelis Vischbee所繪鷄籠圖，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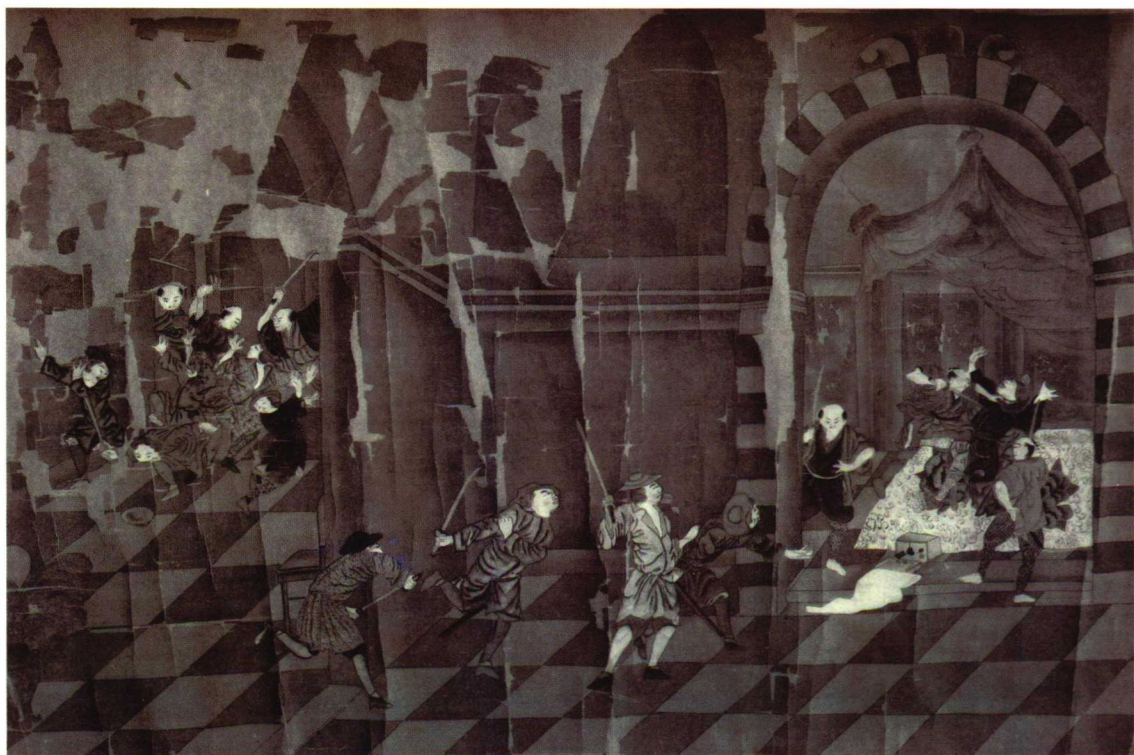
左圖
1625年Jacob Noordeloos所繪台灣島圖，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1662年Frederick de Wit
所繪東印度地圖，歐
福曼先生藏

洛斯（Jacob Noordeloos）所繪的《福爾摩沙輪廓》一圖，此時的台灣終於有了較為正確的輪廓與面貌。荷蘭人在台時期，其活動的範圍，雖仍以西部為主，但由於數次赴東部企圖採金，因此對台灣東部亦頗了解並欲掌控之。因此，在地圖的表現上，並不同於1735年，清帝國委託耶穌會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所繪的《福建省圖》中，台灣的部分只繪出中央山脈以西的範圍。

從以上幾張不同時期，出自不同政權之手的台灣地圖可知，16世紀葡萄牙人所認識的台灣，乃是其於中國與日本之間，航行必經的眾多島嶼之一；17世紀荷蘭人眼中的台灣，不僅具有較為清楚且正確的面貌，從一幅佛烈得勒克（Frederick de Wit）所繪製的《東印度地圖》可知，台灣的地理位置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貿易，重要性乃在於做為貨物轉運站的關鍵角色。



另外，一位自稱是「改奉基督教的福爾摩沙人」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azaar，其真實身分可能是法國人），依據當時的傳教士及商人等人關於台灣的聽聞，杜撰了一本名為《福爾摩沙變形記》的書，此書對於台灣的風土民情及制度習俗皆有著墨，甚至還有詳細的圖版說明。雖然其內容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想像，缺乏客觀的佐證，然而，從此書幾經再版甚至被翻譯為多種語言的情況思之，不難理解其在17、18世紀之交所深具的影響力。而此杜撰之書之所以得以流行於當時歐洲的上流社會，也可間接看出台灣在當時的歐洲所受到的重視程度。

濱田彌兵衛蘭館討入之圖《南方渡海古文獻圖錄》（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二、東亞貿易的轉運站

2003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福爾摩沙特展」，即是將台灣



左圖
十七世紀中國大陸沿海及台灣島圖，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右圖
1714年de Maila所繪台灣地圖，收入J.B. du Halde。



與荷蘭的關係，置於歐亞貿易的概念中理解。台灣做為東亞貿易轉運站的重要性，可從發生在1628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看出端倪，此事件乃因當時統治台灣的荷蘭人不滿日本人在台灣與中國人進行交易，進而威脅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利益，於是當時佔領台灣的荷人遂向日本商人課以重稅，而當時的日本幕府也採取反制行動，禁止荷人在平戶的商業行為。

根據當時東印度公司所留下關於台灣的紀錄《熱蘭遮城日誌》，我們可以看到17世紀進出台灣的貨物，種類十分多樣。例如1646年6月27日的記載中，有九艘戎克船從台灣航往中國沿海，載去的貨物有五十七籃蠔、四十六籃鹿肉、卅五籃鹹魚和乾魚、六十八捆鯊魚和